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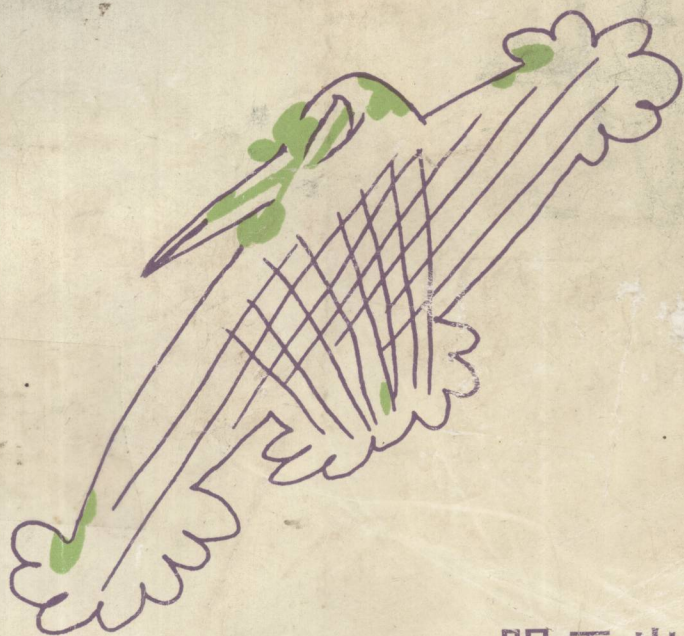


主编 孔范今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

小说卷四



明天出版社

I 216.1 / 6 = 4/1 2

主编 孔范今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

小说卷四

明天出版社

主 编 孔范今
副主编 刘海栖 张 华 李夜平 苑良珍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小说卷四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华光Ⅳ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375印张 4插图 521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626

ISBN 7—5332—1023—9

I·152(平) 定价：8.35元

目 录

张爱玲	(1)
沉香屑：第一炉香	(3)
倾城之恋	(55)
封锁	(97)
金锁记	(109)
花凋	(154)
创世纪	(174)
多少恨	(223)
附：论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李夜平(274)
徐讷	(289)
禁果	(291)
阿刺伯海的女神	(305)
鬼恋	(332)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389)
无名氏	(496)
海边的故事	(498)
日耳曼的忧郁	(509)
露西亚之恋	(525)
红魔	(546)
龙窟	(578)
塔里的女人	(606)

附：论后期现代派 孔范今 潘学清(724)

目 录

(1)	含受兼
(3)	香风一集：胡香风
(55)	愁文赋赋
(97)	游桂
(109)	于博金
(131)	既洪
(174)	尔世婚
(223)	别小曼
(275)	平香李 新婚就小尚会要表新：胡
(289)	行翁
(301)	果祭
(305)	明文尚诚自厚同
(333)	悲快
(389)	精神痛苦悲的悲哀
(406)	天谷天
(408)	海边的城市
(509)	日耳曼的抒情
(525)	恋之西亚雷
(540)	红掌
(578)	文童
(608)	雷里出文人

张爱玲

〔作者简介〕

张爱玲，笔名梁京。河北省丰润县人。1921年生于上海，后移居北京。1929年复居上海。1938年中学毕业后考取伦敦大学，因战事未能去成英国，改入香港大学。1942年香港沦陷后回到上海，随即开始写作。1943年1944年她创作发表了一批着重反映沪港洋场社会、贵族人家畸形人生、畸形人性的中短篇小说，1944年结集为《传奇》出版。这部小说集使她声名大振，很快红遍上海，并曾以“南玲北梅”（梅指北京女作家梅娘）的称号，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此后至50年代初，她一直居住在上海，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1952年赴香港，为《今日世界》撰稿。1954年创作了有错误政治倾向的长篇小说《赤地之恋》和中篇小说《秧歌》。1954年后旅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工作。1967年应雷德克里芙女校之邀，到英国剑桥任驻校专家。现在美国专事写作，很少与外界往来。

张爱玲的小说在海外和港台文坛有较大影响。代表性小说

作品有《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封锁》、《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其他创作还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集《红楼梦未完》，诗作《中国的日夜》等；翻译作品有：《老人与海》、《鹿苑长春》等。

(李夜平)

沉香屑：第一炉香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炷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炷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薇龙到香港来了两年了，但是对于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还是相当的生疏。这是第一次，她到姑母家里来。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卍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纤丽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象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蝦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

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的边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地下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的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象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

薇龙对着玻璃门扯扯衣襟，理理头发。她的脸是平淡而美丽的小凸脸，现在，这一类“粉扑子脸”是过了时了。她的眼睛长而媚，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也许她的面部表情稍嫌缺乏，但是，惟其因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她对于她那白净的皮肤，原是引为憾事的，一心想晒黑它，使它合于新时代的健康美的标准。但是她来

到香港之后，眼中的粤东佳丽大都是橄榄色的皮肤。她在南英中学读书，物以稀为贵，倾倒于她的白的，大不乏人；曾经有人下过这样的考语：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薇龙端详着自己，这句“非礼之言”蓦地兜上心来。她把眉毛一皱，掉过身子去，将背倚在玻璃门上。

姑母这里的娘姨大姐们，似乎都是俏皮人物，糖醋排骨之流，一个个拖着木屐，在走廊上踢托踢托地串来串去。这时候听到大姐娇滴滴地叫道：“睇睇，客厅里坐的是谁？”睇睇道：“想是少奶娘家的人。”听那睇睇的喉咙，想必就是适才倒茶的那一个，长脸儿，水蛇腰；虽然背后一样的垂着辫子，额前却梳了虚笼笼的鬃头。薇龙肚里不由得纳罕起来，那“少奶”二字不知指的是谁？没听说姑母有子嗣，哪儿来的媳妇？难不成是姑母？姑母自从嫁了粤东富商梁季腾做第四房姨太太，就和薇龙的父亲闹翻了，不通庆吊，那时薇龙还没出世呢。但是常听家人谈起，姑母年纪比父亲还大两岁，算起来是年逾半百的人了，如何还称少奶，想必那女仆是伺候多年的旧人，一时改不过口来？正在寻思，又听那睇睇说道：“真难得，我们少奶起这么一大早出门去！”那一个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还不是乔家十三少爷那鬼精灵，说是带她到浅水湾去游泳呢！”睇睇哦了一声道：“那，我看今儿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那一个道：“可不是，游完水要到丽都去吃晚饭，跳舞。今天天没亮就催我打点夜礼服，银皮鞋，带了去更换。”睇睇悄悄地笑道：“乔家那小子，呕人也呕够了！我只道少奶死了心，想不到她那样机灵人，还是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那一个道：“罢了！罢了！少嚼舌头，里面有人。”睇睇道：“叫她回去罢。白叫人家呆等着，作孽相！”那一个道：“理她呢！你说是少奶娘家人，想必是打抽丰的，我们应酬不了那么多。”睇睇半天不做声，

然后细着嗓子笑道：“还是打发她走罢，一会儿那修钢琴的俄罗斯人要来了。”那一个听了，格格地笑了起来，拍手道：“原来你要腾出这间屋子来和那亚历山大·阿历山杜维支鬼混！我道你为什么忽然婆婆妈妈的，一片好心，不愿把客人干搁在这里。果然里面大有道理！”睇睇赶着她便打，只听得一阵劈拍，那一个尖声叫道：“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睇睇也噤声连声道：“动手的是小人，动脚的是浪蹄子！……你这蹄子，真踢起人来了！真踢起人来了！”一语未完，门开处，一只朱漆描金折枝梅的玲珑木屐的溜溜地飞了进来，不偏不倚，恰巧打中薇龙的膝盖，痛得薇龙弯了腰直揉腿，再抬头看时，一个黑里俏的丫头，金鸡独立，一步步跳了进来，踏上那木屐，扬长自去了，正眼也不看薇龙一看。

薇龙不由得生气，再一想：“阍王好见，小鬼难当。”“在他檐下过，怎敢不低头？”这就是求人的苦处。看这光景，今天是无望了，何必赖在这里讨人厌？只是我今天大远的跑上山来，原是扯了个谎，在学校里请了假来的，难道明天再逃一天学不成？明天又指不定姑母在家不在。这件事，又不是电话里可以约好面谈的！踌躇了半晌，方道：“走就走罢！”出了玻璃门，迎面看见那睇睇斜倚在石柱上，搂起裤脚来捶腿肚子，踢伤的一块还有点红红的。那黑丫头在走廊尽头探了一探脸，一溜烟跑了。睇睇叫道：“睨儿你别跑！我找你算账！”睨儿在那边笑道：“我哪有那么多的工夫跟你胡闹？你爱动手动脚，等那俄国鬼子来跟你动手动脚好了。”睇睇虽然喃喃骂着小油嘴，也掌不住笑了；掉转脸来瞧见薇龙，便问道：“不坐了？”薇龙含笑点了点头道：“不坐了，改天再来；难为你陪我到花园里去开一开门。”

两人横穿过草地，看看走进了那盘花绿漆的小铁门。香港地气潮湿，富家宅第大都建筑在三四丈高的石基上，因此出了这

门，还要爬下螺旋式的百级台阶，方才是马路。睨睨正在抽那门闩，底下一阵汽车喇叭响，睨儿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斜刺里掠过薇龙睨睨二人，蹬蹬跑下石级去，口中一路笑嚷：“少奶回来了！少奶回来了！”睨睨耸了耸肩冷笑道：“芝麻大的事，也值得这样舍命忘身的，抢着去拔个头筹！一般是奴才，我却看不惯那种下贱相！”一扭身便进去了。丢下薇龙一个人呆呆站在铁门边，她被睨儿乱哄哄这一阵搅，心里倒有些七上八下的发了慌。扶了铁门望下去，汽车门开了，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象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象一粒青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象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拂拂。开车的看不清楚，似乎是个青年男子，伸出头来和她道别，她把脖子一僵，就走上台阶来了。睨儿早满面春风迎了上去问道：“乔家十三少爷怎么不上来喝杯啤酒？”那妇人道：“谁有空跟他歪缠？”睨儿听她声气不对，连忙收起笑容，接过她手里的小藤箱，低声道：“可该累着了！回来得倒早！”那妇人回头看汽车已经驶开了，便向地上重重的啐了一口，骂道：“去便去了，你可别再回来！我们是完了！”睨儿看她是真动了火气，便不敢再插嘴，那妇人瞅了睨儿一眼，先是不屑对她诉苦的神气，自己发了一会愣，然后鼻子里酸酸的笑了一声道：“睨儿你听听，巴巴的一大早请我到海边去，原来是借我做幌子呢。他要约玛琳赵，她们广东人家规矩严，怕她父亲不答应，有了长辈在场监督，赵家的千金就有了护身符。他打的这种主意，亏他对我说得出口！”睨儿忙不迭跺脚叹息，骂姓乔的该死。那妇人并不理会她，透过一口气来接下去说道：“我替人拉拢是常事，姓乔的你不把话说明白了，作弄老娘。老娘眼睛

里瞧过的人就多了，人人眼睛里有了我就不能有第二个人。唱戏唱到私订终身后花园，反正轮不到我去扮奶妈！吃酒，我不惯作陪客！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你这猴儿崽子，胆大包天，到老娘面前捣起鬼来了！”一面数落着，把面纱一掀，掀到帽子后头去，移步上阶。

薇龙这才看见她的脸，毕竟上了几岁年纪，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薇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父亲的照相簿里珍藏着一张泛了黄的“全家福”照片，里面便有这双眼睛。美人老去了，眼睛却没老。薇龙心里一震，脸上不由热辣辣起来，再听睨儿跟在姑母后面问道：“乔家那小子再俏皮也俏皮不过您。难道您真陪他去把赵姑娘接了出来不成？”那妇人这才眉飞色舞起来，道：“我不见得那么傻！他在汽车上一提议，我就说：‘好罢，去接她，但是三个人怪僵的，你再去找一个人来。’他倒赞成，可是他主张先接了玛琳赵再邀人，免得二男二女，又让赵老爷瞎疑心。我说：‘我们顺手牵羊，拉了赵老太爷来，岂不是好？我不会游泳，赵老太爷也不会，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也有个伴儿。’姓乔的半天不言语，末了说：‘算了罢！还是我们两个人去清静些。’我说：‘怎么啦？’他只闷着头开车，我看看快到浅水湾了，推说中了暑，逼着他一口气又把车开了回来，累了他一身大汗，要停下来渴瓶汽水，我也不许，总算出了一口气。”睨儿拍手笑道：“真痛快！少奶摆布得他也够了！只是一件，明儿请客，想必他那一份帖子是取销了，还得另找人补缺罢？请少奶的示。”那妇人偏着头想了一想道：“请谁呢？这批英国军官一来了就算计我的酒，可是又不中用，喝多了就烂醉如泥。哦？你给我记着，那陆军中尉，下次不要

他上门了，他喝醉了尽粘着睇睇胡调，不成体统！”睨儿连声笑应着。那妇人又道：“乔诚爵士有电话来没有？”睨儿摇了摇头笑道：“我真是不懂了，从前我们爷在世，乔家老小三代的人，成天电话不断，鬼鬼祟祟地想尽方法，给少奶找麻烦，害我们底下人心惊肉跳，只怕爷知道了要恼，如今少奶的朋友都是过了明路的了，他们反而一个个拿班做势起来！”那妇人道：“有什么难懂的？贼骨头脾气罢了！非得偷偷摸摸的，才有意思！”睨儿道：“少奶再找个合适的人嫁了，不怕他们不眼红！”那妇人道：“呸！又讲呆话了。我告诉你——”说到这里，石级走完了，见铁门边有生人，便顿住了口。

薇龙放胆上前，叫了一声姑妈，她姑妈梁太太把下巴腮儿一抬，眯着眼望了她一望。薇龙自己报名道：“姑妈，我是葛豫琨的女儿。”梁太太劈头便问道：“葛豫琨死了么？”薇龙道：“我爸爸托福还在。”梁太太道：“他知道你来找我么？”薇龙一时答不出话来。梁太太道：“你快请罢，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没的沾辱了好名好姓的！”薇龙陪笑道：“不怪姑妈生气，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实在是该死！”梁太太道：“哟！原来你今天是专诚来请安的！我太多心了，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当初说过这话：有一天葛豫琨寿终正寝，我乖乖的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他活着一天，别想我借一个钱！”被她单刀直入这么一说，薇龙到底年轻脸嫩，再也敷衍不下去了。原是浓浓的堆上一脸笑，这时候那笑便冻在嘴唇上。

睨儿在旁，见她窘得下不了台，心有不忍，笑道：“人家还没有开口，少奶怎么知道人家是借钱来的？可是古话说的，三年前被蛇咬了，见了条绳子也害怕！葛姑娘您有所不知，我们公馆里，

一年到头，川流不息的有亲戚本家同乡来打抽丰，少奶是把胆子吓细了。姑娘你别性急，大远的来探亲，娘儿俩也说句体己话儿再走，你且到客厅坐一会，让我们少奶歇一歇，透过这口气来，我自会来唤你。”梁太太淡淡的一笑道：“听你这丫头，竟替我陪起礼来了。你少管闲事罢！也不知你受了人家多少小费！”睨儿道：“呵哟！就象我眼里没见过钱似的！你看这位姑娘也不象是使大钱的人，只怕还买不动我呢！”睨儿虽是一片好意给薇龙解围，这两句话却使人难堪，薇龙勉强微笑着，脸上却一红一白，神色不定。睨儿又凑在梁太太耳朵边唧唧啾啾说道：“少奶，你老是忘记，美容院里冯医生嘱咐过的，不许皱眉毛，眼角容易起鱼尾纹。”梁太太听了，果然和颜悦色起来。睨儿又道：“大毒日头底下站着，仔细起雀斑！”一阵风把梁太太撮哄到屋里去了。

薇龙一个人在太阳里立着，发了一会呆，腮颊晒得火熨，滚下来的两行珠泪，更觉得冰凉的，直凉进心窝里去，抬起手背来揩了一揩，一步懒似一步的走进回廊，在客室里坐下。心中暗想：姑妈在外面的名声原不很干净，我只道是造谣言的人有心糟蹋寡妇人家，再加上梁季腾是香港数一数二的阔人，姑妈又是他生前的得意人儿，遗嘱上特别派了一大注现款给她，房产在外，眼红的人多，自然更说不出好话来。如今看情形，竟是真的了！我平白来搅在混水里，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我还得把计划全盘推翻，再行考虑一下，可是这么一来，今天受了这些气，竟有些不值得！把方才那一幕细细一想，不觉又心酸起来。

葛家虽是中产之家，薇龙却也是娇养惯的，哪里受过这等当面抢白，自己正伤心着，隐隐地听得那边屋里有人高声叱骂，又有人摔门，又有人抽抽咽咽地哭泣，一个小丫头进客厅来收拾喝残了的茶杯，另一个丫头便慌慌张张跟了进来，扯了扯她的袖

子，问道：“少奶和谁发脾气？”这一个笑道：“骂的是睇睇，要你吓得这样做什么？”那一个道：“是怎样闹穿的？”这一个道：“不仔细。请乔诚爵士请不到，查出来是睇睇陪他出去过几次，人家乐得叫她出去，自然不必巴巴的上门来挨光了。”她们叽叽咕咕说着，薇龙两三句中听到了了一句。只见两人端了茶碗出去了。

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磁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象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象吐出的蛇信子。花背后门帘一动，睨儿笑嘻嘻走了出来。薇龙不觉打了个寒噤。睨儿向她招了招手，她便跟着走进穿堂，睨儿低声笑道：“你来得不巧，紧赶着少奶发脾气。回来的时候，心里就不受用，这会儿又是家里这个不安份的，犯了她的忌，两面夹攻，害姑娘受了委屈。”薇龙笑道：“姐姐这话说重了！我哪里就受了委屈？长辈奚落小孩子几句，也是有的，何况是自己姑妈，骨肉至亲？就打两下也不碍什么。”睨儿道：“姑娘真是明白人。”一引把她引进一间小小书房里，却是中国旧式布置，白粉墙，地上铺着石青漆布，金漆几案，大红绫子椅垫，一色大红绫子窗帘；那种古色古香的绫子，薇龙这一代人，除了做被面，却是少见。地上搁着一只二尺来高的景泰蓝方樽，插的花全是小白嘴啣，粗看似乎晚香玉，只有华南住久的人才认识是淡巴菇花。

薇龙因为方才有那一番疑虑，心里打算着，来既来了，不犯着白来一趟，自然要照原来计划向姑母提出要求，依不依由她，她不依，也许倒是我的幸运。这么一想，倒坦然了。四下一看，觉得这间屋子，俗却俗得妙。梁太太不端正坐在一张交椅上，一条腿勾住椅子的扶手，高跟织金拖鞋荡悠悠地吊在脚趾尖，随时可以啪的一声掉下地来。她头上的帽子已经摘了下来，家常扎着一条鹦哥绿包头，薇龙忍不住要猜测，包头底下的头发该是什么

颜色的，不知道染过没有？薇龙站在她跟前，她似乎并不知道，只管把一把芭蕉扇子磕在脸上，仿佛是睡着了。

薇龙踟蹰着脚，正待走开，梁太太却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来道：“你坐！”以后她就不言语了，好象等着对方发言。薇龙只得低声下气说道：“姑妈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我在你跟前扯谎也是白扯。我这都是实话：两年前，因为上海传说要有战事，我们一家大小避到香港来，我就进了这儿的南英中学。现在香港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涨，我爸爸的一点积蓄，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同时上海时局也缓和了下来，想想还是回上海。可是我自己盘算着，在这儿书念得好好的，明年夏天就能够毕业了，回上海，换学堂，又要吃亏一年。可是我若一个人留在香港，不但生活费要成问题，只怕学费也出不起了。我这些话闷在肚子里，连父母面前也没讲；讲也是白讲，徒然使他们发愁。我想来想去，还是来找姑妈设法。”

梁太太一双纤手，搓得那芭蕉柄的溜溜地转，有些太阳从芭蕉筋纹里漏进来，在她脸上跟着转。她道：“小姐，你处处都想到了，就是没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就是愿意帮忙，也不能帮你的忙；让你爸爸知道了，准得咬我诱拐良家女子。我是你家什么人？——自甘下贱，败坏门风，兄弟们给我找的人家我不要，偏偏嫁给姓梁的做小，丢尽了我娘家那破落户的脸。吓！越是破落户，越是茅厕里的砖头，又臭又硬。你生晚了，没赶上热闹，没听得你爸爸当初骂我的话哩！”薇龙道：“爸爸就是这书呆子脾气，再劝也改不了。说话又不知轻重，难怪姑妈生气。可是事隔多年，姑妈是宽宏大量的，难道还在我们小孩子身上计较不成？”梁太太道：“我就是小性儿！我就是爱嚼这陈谷子烂芝麻！我就是忘不了他说的那些话！”她那扇子偏了一偏，扇子里筛入几丝金黄